这是2006年元宵节的夜晚,本报记者在济南解放阁附近拍摄到的场景。那时,长达百米的踩高跷队伍踩着鼓点,在街上行走,看热闹的市民也跟了一长串。元宵节的味道触手可及。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

传承

在安丘市邱西村这个样本中,我们看到,在新农村的浪潮中,一个村庄如何避免心灵的断层。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,这个村庄的根脉以何种方式传承。

而传统庙会在大都市里展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,源于它所蕴含的文化基因。这种力量根深蒂固,也让城市居民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。

烟台毓璜顶——

到庙会找感觉

本报记者 张榕博 孙芳芳

毓璜顶是烟台市郊一座小山丘,山名和后来的庙会都是因毓璜顶有一座玉皇庙而来。

玉皇庙里供奉了玉皇大帝神像,每年正月初九玉帝生日前后,许多烟台人都会赶来烧香祈福。

毓璜顶庙会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,这期间,玉皇庙翻修了好几回,现在的规模和一个普通健身公园差不多。

最近这几年,毓璜顶庙会越来越火爆,一个容不下千人的弹丸之地,今年来了19万人逛庙会。

本地人、外地游客以及老人、年轻人、孩子都有来庙会凑热闹的理由,他们来赶庙会,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子。

70岁的烟台人刘正中退休后一直研究毓璜顶文化。他说,不见得信仰道教的人才去逛庙会、上香祈福,但到了正月初九这一天,大家都成了追随者。

“小时候逛庙会纯粹是为了凑热闹,老人带着去,叫磕头就磕头,叫上香就上香。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庙会上的各类小吃,一路上不断央求、不断说好话,图的就是家长在庙会上能给买串糖葫芦,买个棉花糖。”刘正中说。

这几年,毓璜顶庙会上安排了秧歌、火爆剧、舞龙舞狮、锣鼓、魔术、杂技,还有拉洋片、皮影戏、快板、山东快书、双簧等老烟台民间艺术,引起了很多老烟台人的共鸣,不少人都是一场接一场地看,到了中午连饭都顾不得去吃。

但是老庙会绝不会亏待年轻人,街舞、cosplay动漫真人秀等表演也引进来了。烟台焖子、糖葫芦、臭豆腐、新疆羊肉串、闽南“撒尿鱼丸”、朝鲜打糕等都来赶场,往往是毓璜顶上下一片烟雾缭绕,山上是进香的善男信女,山下是八方食客,人挤人,味串味,同呼吸,共饮食,一下就赶出了年味儿。

“在庙会上,你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,大家一起挤,一起逛,一起举着东西在路上吃,没有人会顾及你吃相是不是雅观。”小白领王宁说,来逛庙会,图的就是这个味儿。

“说景观,刚建好的烟台大剧院特别漂亮,比毓璜顶好上不止百倍,专业团队表演也很棒;说美食,烟台很多酒店的美食都要比毓璜顶庙会上的可口,可是一句话,哪里也没有毓璜顶庙会上的那个味儿。”王宁说。

毓璜顶庙会最火爆的一天,要算是初八夜里到初九早上的“抢头香”。按照民间习俗,这一天人们都会烧香祈求好运。

初八晚上八点多,四面八方的人陆续赶到毓璜顶,有的是一大家子结伴前来,有的是一对小情侣牵手上山。进入园内,市民纷纷购买代表不同寓意的燃香准备烧香祈福,“事业香”、“姻缘香”,还有预示学业的“金榜题名步步高升”。

“等到午夜12点,烧炷正香,祈求家里人身体都健健康康。”烟台人张江文说。

到了12点,祈福活动迎来高峰。不管是庙前广场上香,还是玉皇庙内叩拜,祈福的人们一起将燃香点燃,有的双手合十进行祈祷,还有的嘴里念念有词进行祈福。

不管怎么说,烟台、北京、南京、成都、青岛这些仍然保留庙会的城市里的居民还是幸运的,至少一场古色古香的传统庙会,让这些都市人感受到了年味。大连网友小金说,大连城隍庙的庙会没了,灯展被请进了劳动公园,从此年味就像打入了冷宫,再无回忆。

海阳大秧歌有多土,它就有多大感染力。图为毓璜顶庙会现场。
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

瞧,这就是一根土生土长萝卜的凝聚力。图为青岛萝卜会现场。
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

春节这几天,美国马里兰州的华人华侨为了赶出中国的年味,也“复制”了一场传统的中国式庙会。3000多张门票瞬间就抢没了,27个同乡会摆摊设点,各自拿出了老家的经典美食,当然也少不了舞龙舞狮、中国福,以及“恭喜发财”。

当地留学生说,看到这样热闹的中国符号,感觉故乡不遥远了。

安丘市邱西村——

心安大槐树

本报记者 张子森

同学邱海鹏住的村子最早叫邱西村,去年11月份划入安丘市新安街道,改叫邱家庄社区。在我的印象里,村里有一棵大槐树。

邱海鹏是我的同学里面最早离开学校的一批,如今他的孩子都要上初中了,步入中年的他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雕刻。

16年前,邱海鹏经常和美术老师站在大路边,往墙上粉刷一些宣传标语或饲料广告。在那些低矮的教室里,我隔着堆满了书的桌子看到他站在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凳子上,一笔一画出黑板报,那是老师交给他的光荣任务。

现在,邱家中学生源越来越少,已完全破败,村里的学生需要到较远的地方集中读书。邱海鹏对学习兴趣不大,但热衷于从老辈那里学书法和画画。他们村有书画传统,很多人字画水平都很高,甚至可以追溯到老爷爷那一辈。

初中时,邱海鹏经常给我们讲故事,唾沫星子在年少的阳光里四处飘散。记忆最深的是他们村有一个孤僻老人,经常在除夕把空白对联贴在门上,然后喝上两口小酒,提笔蘸墨,一气呵成,“不带流墨的”。

从我家去邱家的路上,年少时两边是麦地和粗壮的杨树,夏季沟渠里偶尔还有水獭。时过境迁,这里厂房越来越多,树木也是速生杨,陪着越来越稀少的麦地过冬。

划入安丘新县城规划圈后,这里的房价涨到3000多元一平方米。很多同学花二三十万在正在开发的区域买套房子,只有正月初一才回到日渐冷落的村庄,但那些有血缘关系的老人不在后,后代连拜年都不知道是什么。

邱海鹏是很老派的人,每年除夕都要陪老爷子喝一斤白酒。村里现在有220户大约960口人,初一拜年邱海鹏会串很多门,看看每家每户的对联,就能猜出是谁写的,那个孤僻老人的故事,是他向往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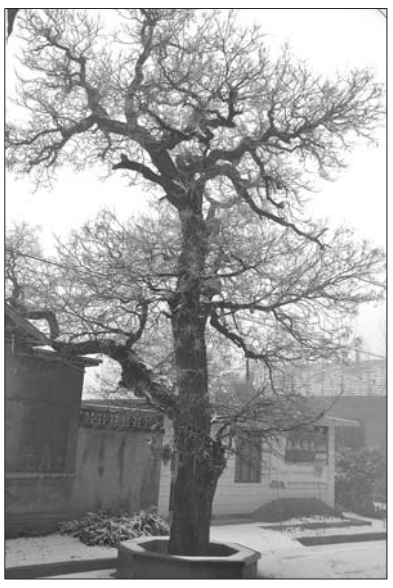
同学们照例在他家喝酒,话题一般从春晚开始,慢慢扩散到萨达姆、卡扎菲、金正日。随着酒越喝越多,思维变得飘逸,舌头开始打结,每个人开始现实起来:哪个村子里谁家土地去年被征用了,今年村里有什么规划……

现在,邱西村人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,它的新称谓——新安街办邱家庄社区这个洋气的名字代表了这些农民身份的变化。邱家庄社区处于安丘新县城开发区,这里显然成了宝地。周边很多村子划到新的街道办事处后,引入的工厂需要占地,于是他们把地换成了钱,农民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,骑三轮的换上了汽车,这些都要取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。老人们热衷计算被占的地能给多少补偿,年轻一代喜欢自己身上的新标签。邱海鹏的儿子对家乡的印象从第一刻就有了城市的概念。

我特意看了看,村里那棵大槐树还在,现在还配了基座。邱海鹏说,潍坊市文化馆的人来鉴定过,这棵树属一级文物。基座下面有祭祀过的香火和红绸子,这种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行为,代表着这个村子的过去和传统。大槐树见证了邱西村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、成长、老去,如同各家贴到大槐树上的对联一样一茬又一茬。而从邱西村到邱家庄社区,则史无前例。

正月初一展示书法是这个村的老传统。四年前,这种传统演变成文化展览。村支书潘明在龙年初一忙着照顾文化界的朋友,其中包括安丘市里很知名的书画名家,他们是慕名而来,每年初一这个村的文化展都要在当地电视台播放。展览内容涉及书画、摄影等艺术作品,作者都是村里的人。邱海鹏尽管是他这个辈里书法最好的,但村里高人很多,他就奉献了几幅摄影作品。

今年的展览场地没有选择在老槐树旁边,而是在一个新建厂房里。厂房所在地以前是田地,前面两只充气狮子张着大口,旁边麦地的未来几乎可以预见。春节期间,村民陆续来到这里,有人揣摩别人的书法,有人现场挥毫泼墨,女人们围在一起跳起了舞,背景音乐是《爱情买卖》。



从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邱海鹏有了新爱好——摄影,这是他拍摄的村里600岁的大槐树。

村民说,他们的锄头总有放下的一天,会彻底成为城里人。过年的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,拼喝酒、拼红包、拼汽车,城市里的一切这里都有。

在街道办等人士眼里,邱家庄社区的文化展览已然成了这个村子,乃至整个街道办最盛大的传统。邱海鹏和所有从农民转向居民的人一样,被期待着奉献更好的文化节目,用来填补转型期的心理空当。邱海鹏除了种地、开油坊、给婚礼摄像,还要配合组织新的书画展览,以便在正月十五再搞一次。

邱海鹏从出生就是一个农民,但他娶了一个城市户口的媳妇,直到村子变成社区,他也有了城市户口,一家三口终于平等了。临别的时候,邱海鹏露出标志性的笑容,和16年前一模一样。

大槐树仍在,至今已经600多年。